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報知巳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弟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乞歸踪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嚮應公輸操墨則楠梓呈材良藥控銜則騂騮足才品士風繫於公之身者豈其微哉欣欣仰仰茲有肩瀆弟家世寒賤爲童子時遇先刑部尚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其實正靡有異其才如古融粲

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文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微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豫讓國士之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殁後頗罹橫議家世遂微有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固有家風追惟疇昔期許之言而二子又幸側門弟子之數弟不於此時借公垂盼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即弟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肅敎端範絕跡請托而弟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

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鄰姬僻夫買勇於烏獲
倘蒙垂念則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
報公矣仰賜尊裁惶恐惶恐

與文選李后塘

張甑山來奉翰教以扈　駕山陵未及裁答甚歉昔
公養重丘園望隆朝野令清明之會褎然彙征展布
平生以荅群望在此時矣輙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
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
宣勞　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　聖皇御極
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

諠端方文學醞藉固江左偉人　先朝耆碩也而歷歲久遠人罕知者故邺典未及公許惜焉幸該科有再舉之議僕冒昧作一書托之少㑹提學爲之表揚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㑹致詳鄙意又大快也

與南學院周少㑹

自公簡畀學使淸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爲後繼可稱二美浣慰鄙情奉𥥇顧東橋先生璘者撫楚大有惠政　陵寢又効勤勞僕昔在童稚辱此公國士之知別時以子孫見託僕叨祿至今未有報也　聖皇御

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
品文章昭代偉人也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郵典缺
焉公許甚惜李該科有再錄之疏望公俯賜表揚入
公舉之末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
在僕酬知亦明雅道矣侍在桑梓敢冒掠美其撫臺
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答姜巡撫言李公郵典事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答爲歉茲有冐瀆
李長白公諱士翺者昔守荊南甚有政績至今荊人
俎豆之歷敭中外咸著嘉聲清德令名終身無玷獨

以後裔式微人鮮知者郎與鈇焉今該科有再録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矣草率冐干統惟鑒亮右李公即初守荆武先父爲謝章者後至户部尚書

答應天巡撫

前冐瀆東橋老先生郎議科已無及矣乃荷垂念特爲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報於乞鄰矣唧哉之私非言可既

與南列卿王公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爲之

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俟時其家貧甚卒念薄分一垂盻焉餘不敢及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潘泉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懋修曰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

君有前定數以主乎其間前輩神識殆不可及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效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　皇上辭免當得蔭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昔督工　顯陵有勞宜蔭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蔭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稱與一蔭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己贊成之義也今聞其侄輩戚起戶爭言峻是三

房倫序不宜投揭甾都法司欲行爭奪彼溢不知乃
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巳之意但知錄蔭常例相競耳
且巳奉　明旨執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紿峻
生一執照庶不爲强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
東橋公於冥漠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與操江王少方

頃辱華翰舍人回巳具復兹顧東橋老先生乃即起
京謁選其期尚遠告回撒取家眷欲邀惠於執事求
一站舡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巳捐俸助之一册之外
更無所覬亦不敢求大册但少異於民舡可也此子

之得麾執事所知昨小兒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乃獨厚於故人之子情不得已也然執事但如不穀所求者與之一毫勿有加加則傷惠也又紊事體統惟裁鑒

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蓋其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之不一而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側在仕途推轂海內名賢衆矣而歿身之後三紀於茲未聞有溫言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波之薏苡朱勃焉逢任西華之蔦衣孝標誰作雖其特義不敢比跡顧公亦

良由德薄名湮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爲之三歎

答廉憲王鳳洲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惟丈儁才卓行冠冕人倫沉抑數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明之世輿天下賢士衷然彙征紓先世之積憤展平生之所懷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壽惠佳書實若彝鼎兼之珍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領佳絹二端餘附使歸璧匆匆附謝另具侑柬統惟鑒存

其二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議之興良亦緣此公論

在人其可泯乎僕雖不肖竊敢自附於祁奚之誼乃汪伯王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者非僕本指也吳干越鈞輕用必折匣而韜之其精乃全公讀禮之餘陶睟養重亦天所以韜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重毋忽雅惠不敢例辭輒用登領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其三

今歲嘗賓興楚人閱見甚陋誠願得公大雅之作以爲程式幸遄發征麾趣赴盛會惟公以鴻漸之儀困於燕雀茲當聖作之隆衆賢彚進銘太常勒燕然

皆所優爲者外臺執憲直暫借耳使旋草草附復

附答楚撫舒念庭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
憲鳳洲嫺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勞有裨盛
典差旋敢謾附此諸惟鑒存

其四爲楚憲長時

繳憑人至知道從巳至楚入鎖院主文衡今歲程式
必將爲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開雲和之
聲覩環璘之寶哉憲長例當入　覲汪伯玉言公雅
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夕便可爲內轉之階

倉卒不及爲公擇地但借資耳諸惟原亮

其五自太僕卿轉鄖院時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弘猷一一領悉承差至知道從已入楚䙶事無任欣慰人旋草草附復

其六鄖院時

前老父誕辰已承備製兹老母七袠復拜雄篇天孫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誠不能喻之於言也

其七鄖院時

辱示數議俟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司馬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誣詆之殊爲可訝今已息喙矣奉別札云云昨大察時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慮也

其八大理卿時

鄖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嚴廊又無虛席故暫移留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衣冠之舊老父不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大家之垂盼乎高文尚未拜觀

其九

自借鄖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劾之例而科疏糾冐濫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所怨滯於周南衆口之鑠有自來矣故横發於南疏葢亦積漬漸潤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聞輿人之言此舉不中且復有繼者不得已暫解見任以息群喙旋當復公舊秩滌雪以需大畀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咎伏承翰教深以爲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其十

孤自遭先人之變即荷厚情遠垂唁慰茲又辱奠貺

令同年中有孤所引援見居要路漠然不一賜問者
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㚔死無地矣厚貺
槩不敢當謹領尊章先寄宣先人柩側用承公兄弟
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啣結餘輙辭諸使者

其十一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兹蒙　俞允獲遂夙心所謂求
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奉克
襄事即欲奉老母匍匐就道奈天暑不能遠涉不得
巳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疊辱慰奠
深荷至情但厚惠槩不敢當仍辭諸使者草草附謝

不悉

其十二

南歸疊承華翰弔慰懃惓感戢雅情言不能悉中心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并初夏所寄俱至益深懷感家君在時嘗以祠碑瀆求名筆荷蒙不棄䝉以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於家弟處取而讀之其文詞之粹爛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與寄託宏遠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即以勒植祠中永爲家寶茲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并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因

非楮筆所能盡也

答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　宸情忻豫疏錫駢蕃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并初夏所寄俱至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戢今大道既表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驊騮騁足之日矣顧益堅雅操以需崇畀

其十三起京兆時

向者推轂不遂反增多口致㕘公再辱歉恨殊深比承華翰益增其快快也不穀微時厚幸久玷機衡幸

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頽綱墜紀漸次振興內外之治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筦鑰謝事矣獨念海內遺賢未盡登庸多在薖軸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於不忘惓惓也遠辱華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其十四

令弟至拜翰貺極感注存兒曹寡學並捷南宮老母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弟旋附復別具侑緘另楮統惟鑒存

別諭領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出借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爲嶮巇而昆仲

之畏懼亦已甚矣閒雲出岫倦翼投林何容心於意必乎不敎羈紲一身惟有因之羨慨而已惠于知我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遠辱遣賀彌切兢悚厚惠槩不敢當輒附使者歸璧幸惟原亮近巳借重督學關西念資俸巳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重地學憲要秩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埃門歷愈深不次當有崇叙耳

其十五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鄭架借觀之辱不吝專遺寄示驪珠顆顆璀璨奪目絹本雖脫筆神彩要不遠也天球琬琰小有空缺何妨代寶文君用時筆補之更爲續貂公謂是虎賁之似似爲溢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爲巳有展玩畢卽以歸之煩好爲將護以囑來使矣而使信至三竪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爲風雨所妬什襲而藏之卽不佞亦覽爲秃師乞此物耳

示季子懋修

汝幼而頴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常以汝爲千里

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閙鬨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黽勉從之竟致顚躓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頫首以就渠矱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憒憒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

志騖於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絶世之才者能之　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冐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咲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

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厲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為轅下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强乃才可為而不為誰之咎與已則莽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呶呶諄諄者幾年矣而潦倒差訛畧不少變斯亦命為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乃能工耶吾言止此

矣汝其思之

附錄翰林時書牘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愼彼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請其愚卽日南發遠隔門墻未一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下弟子深蒙鑒奬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與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

遺之以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猶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登庸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謭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摸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

以侯時乎語曰日中必㨂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
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
病殁近歐陽公人倫冠冕衢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
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
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愊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
兩賢意氣夂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
况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
内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
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决
其平生君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

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爵爵顑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廩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覩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

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貧者裋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厮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

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皐伊論功則卑乎管

婁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閔
湛訴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
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
亦澹菜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
頹靡廉耻道喪苞苴顯於贄雉倖孔多於乞墦
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
至此夫爵禄賞鑒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以建標
也爵禄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
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禄賞鑑常歸之廉耻節義則
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

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騶蒼之翔叵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給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消埃即剖肝裂膚士所不辭況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潸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

之燕璽察狂狷之言幸甚云云

啓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孔子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閼。蓋他寶終非己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為天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于屢

照其體寂也虛谷不疲于傳響其中窾也今不於其
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愈勞
愈敝也矣瞽見如此惟高明指示焉

答中丞孫槐溪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
喜大丈夫遘艱難之運棄家忘身以殉國家之急固
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羸旅之師當
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繞交鯨鯢電掃
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筭奇功若斯之盛
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

猶有五慮爲臺下獻焉我兵新勝賊已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擣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狃于一勝防禦必疎猾賊盡力以窺伺我若遺燼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効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土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狠處吳等兵斬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永順似宜首論若但校捕斬之功不揣難易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効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

必煩若功賞不明事體盭戾則人心不勸或致他虞可慮者五也夫銳始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杞人過計聊復覼縷惟知己采焉荊人望公如霖雨之思公旦暮早旋征旆以慰氓黎

答劉白川

揚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啓馳候弟數年之中沉痾未解引退者再去就無恒然懷知戀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旁之故基自然家蔓於衆口即年兒不言人固已喻之者矣夫自弟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厭而反遂或引而更須

或理宜咆遂或運屬乖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黜屈能賓棄於將朊而不能使勁幹立枯呪師能乘犨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齡轉促向之議兄者蔡至遠起筲鼓噂嗒或剸刃而徂撃或梃戈而當先卒不能動兄一毛而望賓愈茂則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已任運推移惟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恣讎乎必行有所召斯臧倉之詬得行倘德在寻矣即向魋之難何懼若乃齊竟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上士玄同之軌也今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

靖內奸伺隙　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二年公專慮紆忱弭此大患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予女紛紛之談未足為蔕芥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獻其區區高明裁納焉

與司成馬孟河

張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挂冲襟夫遺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弘量也公遺情纓紱結意煙霞蟬脫於穢素心獨往得已然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

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是虞昔匡鼎說詩都講為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屏夫負千鈞上太行得烏獲而畀之有餘力矣顧公懽然易慮迴肥遯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青衿之子徒有白駒之歎幸甚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辱翰教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畧東北一面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為強鎮河北諸

藩懾慴不敢越河爲寇抱頭、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艱難困僨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顧近來疆
埸之臣大抵選愞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
有長慮却顧爲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
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
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諰諰然求便其身
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　廟堂頗亦厭此苞苴
不行功實漸覈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
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
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慤持之以堅忍慮定而

後動鮮不濟矣第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須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與吳川樓給諫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疾公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既垂遂成蹤跡去春都門一會會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儁才逸氣鋒穎秀拔不惟脫穎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爲畏美夫素絲易汚嫮顏蒙垢士之負瑰瑋而坎壈者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

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況無容於前有何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爲招割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内晦其美乃嫣然效服覩袿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所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之儔少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寃長沙無賦鵩之感矣僕才不逮公而遨將厚幸早擬青華自省十餘年來性簡踈傲理足招尤然公也缺而僕也完公也躓而僕也免則有幸不幸耳今而後從事于至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軌

頃辱翰教蓋亦有追往懲羹之意焉此天啓高明綏之以方來之祉也不惴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倏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諭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造詣精實處區區所欲獻于高明者正在于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長安棊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

有好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懸修日雖在清散抱負已定矣中懷戀戀無所發舒聊爲知已一吐不足爲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尚可支持否隴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風便頻頻寄言適見愛邇

答胡劒西太史

滏陽人來言兄吏事精覈不類遷謫者兄爲年兄處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謂困亨者

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答羅近溪宛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

宛陵知己星散僕以孤踨耿耿于迅颷之中未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徃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旣知頭腦須竟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追金體乃現僕每自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

盡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閎博寔僕畏友未敢屈季通于坐側也兒曹魯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露全無啓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諸兒舊日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執事高誼愈覺惓惓令壻回附寄小詩幷詩扇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

懋修曰先師孫圖式諱一正仕至太守其訓家以賢聖立品不專文章不肖兄嗣方在童年即教以志不在溫飽而先父雖重之今爲父者每忽童子之師以爲記書識字足已不知根基一定遂不可變余謂舉業之師傳文藝猶爲易得蒙童之師鑄人品於中難得一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沈于來知已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恨不同之質緣多病歸思已積而事乃有大不如人意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區鄙願竟不獲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江干花鳥恐復咲人言念此期以日爲歲比者中州盜起道里阻絕大河南北榛莽蕭蕭恐喪亂未已

天一事足可寒心携手之歡知在何日矣向欲卜居
城東得barely此緣不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
如昨遠道之懷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冊
入冬似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萊彩竟戀庭闈念茲契
濶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有禪師示之不求
選佛乃求選官吾丈冲襟高志固非一第所能榮也
楚中連年水患民困艱食弟既無道相援又無極溺
之責每念及此若已推之薄田不入非所慮也
別來改歲同心之契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世乎
其本局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

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着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答貴陽開府霽岩吳老師

辱台翰不遺先駟之辟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此春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群情所望乎胡正伯綰篆詞林汪伯玉建牙閩粵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

持節東省錦明仲督學關西丘君子者清才雅望砥厲明腁論者謂門下得人於斯爲盛班倕司匠門無棄材雖楞散如正者亦側諸賢之末效梓楠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不自愧于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公夙抱奇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爲朝廷得人賀況弟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秋有良將胥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遂以壘緩解職已事遄歸可謂善力而藏之矣公鋒刃乃新發于硎蠢茲

小醜魑魅幾發何足當其剸割乎但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荊棘生焉弟則以為今日扞禦之後綏懷為急如苦劑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驅取途又惡踶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貴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却猶巳遠嫌却掃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函讀之遂道之懷出世之想啓我愚蒙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証吾

妙。若夫宗門之旨非畧象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言哉宗由頓并教可依通辟之法雨普沾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爲是總欲畧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于詮此竪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狂瞽之談伏惟裁教貴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風之所振起也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去冬聞海堧有警公在動擾中不忘記詢感戢但獎藉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圓非虛語也

島孽未盡須閩廣中之議欲委責于閩　廟堂知之故以戚帥兼領惠潮夫以鄰爲壑君子之所不取今天下一家人臣比翼協力以事　天子何鄰之可壑乎近見楚蜀相閧不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子乘濟之心忠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宿諾適誌事甫完復有　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暫此奉復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正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然好慕天下長者意所嚮往恒恐不得托交焉如門下高標淵識卓行異能則平

生无所欽祀也然不敢竿牘求通乃辱先施降接殷
慰方今周道寧夷夔龍之侶雲集于　廟堂羔羊之
風漸被于朝野惟是邊境潢池未漸　聖化故須鷹
揚之老秉鉞鎮之不然以門下之宏抱固宜入秉鈞
軸矣何久勞于行間乎蜀地巖鄰番其民獷悍易動
大抵綏之則帖擾之則亂息則蜩網詭銜急則鳥驚
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無論往事即如近
者龍州支羅及妖民誑亂其初或以操切太過或以
處置失宜幾微不審釀成大患至動大衆蜀中人言
此三事編户良民死者以十餘萬計非細故也今亂

民既誅地方再定宜示休靜以綏衆心治大烹鮮老氏至訓淵魚不察定遠良籌在門下加之意焉奉翰教謂厚生善俗禁奸伐誅則安揆大計門下自已預籌之豎儒復安所置喙哉平生聞譚公胸中數萬甲兵所至風驅電掃今治蜀顛如此乃知宏才不器無適非宜哲士達權隨時善變也敬服冒眛贅言無所逃罪惟高明垂亮焉

新刻張太嶽先生奏議卷三十六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陳六事疏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

法　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旣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獘有積靡不振之漸有惡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欵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　皇上有必爲之志而　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顒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

陳期於宣昭　王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　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脣吻用舍决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粧

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甚實莅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内犯 特勑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罍案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紛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横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篩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

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徙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

㢧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
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
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
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强
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
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盭者深可慮也然
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
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

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
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
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狥情則
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
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
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
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狥法宜嚴而不
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
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
而不必曲狥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

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 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 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

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恭酌緩急次第
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勑諭者又與泛常不
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盖天子之號令譬之風
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
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
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爲
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
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
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不諳之人半在鬼錄年月
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

自君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

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蕩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兆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査參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

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猶以爲古今
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
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
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
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
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
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
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
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

又未必明正其罪權曾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辠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聚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

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
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
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
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
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
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
功 國家雖顰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
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蓋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

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勅勲附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摭之以毁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賛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廵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

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

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寳首下蠲逋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非歲以元年蠲賦一年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樓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覩民之飢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强弱自

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營修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

下先仍乞　勑下吏部愼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汚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勑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

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

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

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鬬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 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

非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单弱臣常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

請册立

東宮疏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
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
侍 藩邸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質夙成我
皇上茂膺 天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
去歲 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即疏請 册立伏奉
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 册立臣有
以見 皇上愼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
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

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巳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巳過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早正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羣情至於　出閣講學及一應　朝賀等禮稍俟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爲遲臣愚昧苟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奉

御批禮部本上允行

請宥言官以彰　聖德疏

邇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冐犯　天威伏奉

御批石星這廝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

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臣一聞

此　旨不勝驚駭仰惟　皇上聖德寛弘　天覆地

載　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至於

言官論事往往　曲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一旦

有此處分不知石星所言何事致觸　聖怒如此今日於該科取其原本觀之乃知石星所言委爲狂妄不知事體如鼇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卽撤去　皇上於宮中遊宴一切裁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星乃信其誤聞輒肆誣詆至於　經筵日講已奉有欽依擇日舉行陸鳳儀差寫　聖諭已奉　旨處分不許救擾而星乃攻吹焉復以爲言此其狂愚無識恣肆妄言在星誠爲有罪而在　皇上亦有不能恣受者矣但臣惓惓之愚竊以爲科道乃　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寬其觸冒之

誅而後退事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獘得以上聞我
皇上登極之初　特下明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
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　明主凡有一得之愚皆願
獻於　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遂加重譴四方
聞之必謂　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以言爲
諱雖有忠謀讜論四方利病誰肯爲　朝廷言者石
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
則於　聖朝從諫之盛美豈不有虧　明詔求言之
初意豈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
難聽於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臣追

思　皇上昔在　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嘆惜光武以明聖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爲盛德之累荷蒙
皇上改容傾聽又於宮中　御書文武獻納四字置之座側是　皇上因臣之言有所感悟而欲廣納忠諫以追堯舜之治也今一聞直言遂爾加罪則　皇上昔時所以感悟於臣言者其心爲何如哉臣又訪得石星原任行人去年十月間始選爲給事中草野之人少不更事乍被選用職司言責不量淺深急於圖報故發言狂妄如此原其本心實亦無他今既杖

之於朝則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爲編
氓臣竊以爲過矣今大小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
官皆懾於　天威不敢申救人臣緘默苟容恐非國
家之福臣受　皇上厚恩備位輔導有股肱心膂之
託誠不願　皇上有此過舉伏望　聖慈哀憫狂愚
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降外任以倡敢言
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無以解於天
下之公惡而　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赦罪之仁
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

留中

請停取銀兩疏　閣中公本

昨者恭睹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
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
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
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
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
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
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
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
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

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輙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

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日乏
懍儉德之永圖 節賞賚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寬
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
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
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
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御批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之內庫亦缺銀兩
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來
奏擾

請宥言官疏 公本

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御史詹仰庇以言事忤　旨命錦衣衛拏在午門前打一百棍發爲民臣等不勝驚愕緣此本未經發票不知所言何事至於觸犯　聖怒如此昨於該科查問原本乃知奏內以清查內官監錢糧來後一段有再照等語詞涉狂妄致干　譴責乃其自取臣等何敢黨護復行奏擾但惟　朝廷設耳目之官正欲其每事匡正有所裨益即或有所觸犯亦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若譴怒重加摧折過甚將

使諫臣喪氣箝口不言倘　國家有大利害　朝廷有大奸惡誰敢復爲　皇上言者乎且臣等再三忝詳仰庇疏意止因該監錢糧未明欲行清查以資國用原其本心實亦無他若以其出言狂躁而罪之或量爲罰治亦足懲戒乃杖之於　朝廷之上盡褫其官似爲少重矣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向臣等言皇上天性寛仁　卽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卽一二言官有言及乘輿者亦未嘗輒加罪責乃今仰庇以指摘內監一事遂　赫然震怒有此處分似非　皇上平日所以優容言官之意責臣等

職居輔導坐視不救臣等無以應之深切惶悚查得
隆慶元年該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
旨爲民庭蒙　天恩矜宥改從降調至今大小臣工
無不稱頌如蒙　聖慈哀矜狂愚　勑下吏部查照
應嘉事例將仰庇量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令其省
改圖報則我　皇上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之仁
將傳之萬世而有光矣臣等又惟言路之通塞實天
下治忽所關我　聖祖有訓凡天下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所以防壅蔽而杜奸萌也伏望　皇上今後
凡臣下有建白條陳悉　發下臣等看詳有可採者

郎望　嘉納施行或有妄言無當不知忌諱者亦乞
俯賜包容以倡敢言之氣杜欺蔽之端庶下情無壅
而治道可興也臣等無任懇切所望之至
奉
御批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再乞酌議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　大閱古禮非
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
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

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　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　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上御極以來如　耕耤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　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

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
之意要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要非所急今駱問禮
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
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　廵幸宜謹尤爲計
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不必其
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爲是况臣職
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
執己見以爲是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非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
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

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
瀆奏伏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奉
御批該部看了來說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公本
昨該禮部禮科題請 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票擇
日具儀奉 御批年十齡來奏此我 皇上保愛
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心但

竊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成其愛
也遠稽古禮近考　祖制皆以八歲就學盖人生八
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
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
之中即周召太公爲之師保爲之置三少爲之選天
下之端士以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即見正事聞正言
而成王爲有周之令王良有以也敬惟　東宮殿下
英明天錫睿智夙成今已八齡非襁褓矣正聰明初
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出閣遴選孝友敦厚
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于以開發其智識于以

闈其德性庶前後左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
所見聞者皆正事作聖之基以豫養而成天下之本
以早教而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尚有二年之遠中
閒倘所見所聞少有不正則關係匪輕早一日則有
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　皇
上深省焉臣等職切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避瀆
懇切陳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禮部酌議簡便儀注上請
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俯賜俞允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日上

留中